

四明叢書

張宗祥

豐清敏公遺書序

豐清敏公爲吾鄉儒宗從學於王鄞江致樓正議郁而與王桃源說爲友者也公所爲書著於寧波郡乘者曰古易魯詩春秋禮記正說著於鄞志者曰渾儀浮漏景表銘詞著於宋元學案者曰孟子注今其書皆不傳傳者朱子所引孟子注三章而已其詩旣稱述於王伯厚又嘗誦於袁絜齋選於宋文鑑宋詩紀事而彙集於鄉之志其文則僅僅錄於宋文鑑者二篇其行實則宋史傳之王侁東都事略傳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傳之

下至四明圖經寶慶延祐諸志鄞縣志暨蔣榜菴私著
鄞志稿莫不傳之且散見於諸家雜說尤多而最詳且
備者則公弟子興國李朴所撰遺事是也末學謏陋如
壽鏞者更何敢贅一詞顧維壽鏞甬人也又居月湖欲
循小溪蕙江以經馬園而至觀音橋訪其遺趾邈不可
得徒見武陵桃源諸水汨汨東流蓋子孫之星散久矣
然吾鄉學統肇始慶曆五先生而公得師其二人而友
其一人學問淵源其來有自當是時舒信道坐廢二十
餘年公一言而起守郡蔣彥昭

名浚明見樗
菴鄞志稿

出公之門

力爭新法以至貶官遠謫公救得免其愛護善類及於
鄉人者非本其所學然乎至若伊川先生坐徙涪州公
獨餽贐功臣配享太廟力言司馬光呂公著當預則尤
守正不阿者歟夫宋之史臣以水幾於道相喻謂其萬
折必東其性無時而不正也朱子取之稱其清明純潔
而無一毫之歉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壽鏞
因而推其義以爲有本者如是固也雖然海則廣矣大
矣非惟連天巨浸時時有檣傾楫摧之虞公往高麗大風折檣對神
宗曰巨浸連天風濤常然而羣陰未能廓開大明所不及照豈無顛

倒變亂相與激盪者乎抑當海闊天空之際俯仰身世
豈若鳬雁去來不足爲江湖多少者乎難盈者人之方
寸其不塞不止乎富貴之移人多忘其初其能慎於涓
涓乎均見李朴遺事然則川上之說固足喻公之清德人心畏
暑水面搖風公之志不爲天下諒而卒以齟齬終爲可
惜也壽鏞旣輯公遺書因論其表裏俾後之人有考焉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後學張壽鏞序

豐清敏公遺書總目

詩文輯存一卷

遺書一

奏疏輯存一卷

遺書二

遺事並附錄各一卷

遺書三

遺事新增附錄一卷

遺書四

遺事續增附錄一卷

遺書五

遺事校勘記一卷

遺書六

豐清敏公詩文輯存目錄

詩

和章質夫運司園亭詩十首

西園

玉谿堂

雲峯樓

海棠軒

月臺

翠錦亭

潺玉亭

茅庵

水閣

小亭

題朱樸隱居天和堂

荷花

幸學詩

霧山

句

文

辭免左諫議大夫

上張虞部書

豐清敏公詩文輯存

遺書一

宋鄞縣豐稷相之撰

後學鄞張壽鏞詠覽輯

詩

和章質夫運司園亭詩

西園

仙化二十四境遠難遍探錦城使君園雅與雲洞參迴
光試一覽紫翠絕西南池映金波淨花靄玉露甘

玉谿堂

一水從何來應是崑山頂
醺成綠玉池虛堂逗清影
公退泠然賞了非心外境
魚泳陽光動鳥啼春晝永

雲峯樓

雲峯在何許樓倚青霄端
每來注心目不覺生羽翰
終藉好風力雲散銀闕攢
隻履西歸客應笑空倚欄

海棠軒

文錦初動機晨霞欲敷照
香傳雪樓濃影落玉谿倒
子美不能賦春工一何妙
惟有賞心人相逢祇微笑

月臺

石印魚在屏犀透星入角迺知明月光日用人不覺陟
此百尺臺餘念坐削剝洞曉弦望機仙丹茲可學

翠錦亭

檐外列脩本凜凜正人氣有德必有文爛兮五色備豈
同天韶花弄春張繡被須信輪囷材堪爲萬乘器

潺玉亭

養源在西山如玉抱精白引之落錦渠歷耳不可擇風
雨雜鳴球珠璣瀉雲液恰似偃溪聲醒悟迷途客

茅庵

覆以潔白茅環以琅玕竹天籟旁鼓笙月沼對鋪玉借
問清坐翁外此更何欲笑看博山鑪香飛柏子綠

水閣

長虹臥松江一葦航大河豈如此安穩無復畏風波幽
香萃花島魚藻旨且多徙倚小欄曲月色透薜蘿

小亭

東西對孤鶩杖履可幽歌容光日月來矧此明四徹鱗
木張幄翠蜃泉飛玉潔往往得意時宛在廣寒闕

以上全蜀

藝文志成都
縣藝文志

題朱樸隱居天和堂

路左漿先饋門前履幾重
勇歸塵事擲恬處道心濃
弄水知幽谷觀雲想妙峯
夜深孤鶴唳清露滴高松

至元嘉禾志

荷花

桃杏二三月此花泥滓中
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
淨刹如金湧嘉賓照幕紅
誰歌採菱曲舟在曉霞東

宋文鑑

幸學寺

和呂大防韻 壽鏞案汴京遺蹟志目作駕幸太學

鳳幄雲開日月章

汴京志作光

九霄鳴蹕下虞庠
朝元俊

汴京

志作

進士鴻成列拱極名臣玉照行問道賈生稱五學乞

言戴聖美三王上心夙悟周公戒天下安危自一堂

壽鏞

案豐慶新增遺事附錄云開封府學石

刻宋元詩略云據汴京遺蹟志採入

霧山 在邳州

霧山環合自雲川戶有清溪種玉田萬樹桃花不知處

幾人曾得問秦年

方輿勝覽壽鏞案宋詩記事作土巖叟詩待攷

句

口來月往無成期好把心源早夜思

繫齋集

文

辭免左諫議大夫

臣伏準尙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依前官試諫議大夫者臣聞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人主守崇高富貴之極心易放逸選正人置諸左右雖有無道之心終不爲桀紂惡德自取敗亡故能謹守宗廟保社稷而比者臺諫官員闕久矣下情壅於上聞陛下入承大統念創業之艱難思守成之不易詔求明於治體堪任言責之人天下曉然皆知聖心欲廣聰明欲新盛德欲輔朝廷闕失人人莫不懽忻鼓舞有樂生之

意臣遭遇聖慈惕然震畏莫知所措臣伏見元豐五年釐正官制諫官以諫爭爲職不爲容悅逢君之惡不懷觀望險害忠良不以聲色爲常事以體上心不以淫巧爲末務以蕩上意不以細故塞責不以沽激盜名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方能稱其責臣量分度力不能任重不宜虛受自貽失職之罪伏望聖慈矜察追寢成命

上張虞部書

稷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惡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風俗使然治得其情雖至惡可使遷善雖至薄可使